

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专家

贾文忠

说
铜器收藏



贾文忠·著



千年炉火冶精魂·
观铜观心观天地

华夏出版社

贾文忠

说

铜器收藏



● 贾文忠 著



9

-13

华夏出版社



创世卓越 荣誉出品
Trust Joy Trust Qual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文忠说铜器收藏 / 贾文忠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80-4873-4

I. 贾… II. 贾… III. 铜器(考古)—收藏—中国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349 号



贾文忠说铜器收藏

总策划 邢涛

主编 纪江红

执行主编 龚勋

作者 贾文忠

项目策划 李萍

文字统筹 贾宝花 李一平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设计总监 韩欣宇

装帧设计 王洪文

版式设计 赵东方 郭丽伟

图片摄影 刘辉 李贵明

印制 鲍大军

出版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经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1/16

印张 12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80-4873-4

定价 39.80元



目录 CONTENTS

我和铜器的故事	1
---------------	---



热身篇

第一章 从热闹到门道

入门只需三板斧	11
收藏新手的三大原则	17

第二章 借问铜器何处有

收藏者的免费课堂	25
一个无需门票的“收藏游乐园”	31
群起角逐的“收藏盛宴”	38
附录一 关于“民间收藏文物”的 法规条例	46
附录二 收藏与鉴别铜器的术语、行话 ...	47

进阶篇



第三章 辨伪先辨器——铜器的类别

上古青铜礼器	49
图录	64
折戟沉沙铁未销	65
涨势凶猛的铜镜	69
从贝壳到孔方兄	71
盛世佛，乱世灭	73
得宣德造化	76
迷途知返的醒酒汤	81
图录	85

第四章 收藏者的重中之重——辨伪

仿古作伪秘技大起底	97
铜器辨伪基本法	104
对伪铜器分类侦破	107

第五章 一锤定音——教你如何估价

估价要考虑的五大因素	121
专家教你几招估价技巧	126
附录三 铸铜名家与收藏名家	129
附录四 近代各地区的仿古作伪	131

高级篇

第六章 如何妥善保养铜器

谁损坏了我的铜器?	135
铜器保养有秘方	137
从修复的角度谈辨伪	139



第七章 源远流长——铜器收藏的历史

收藏路上的独角戏 147

百花齐放的私藏 153

第八章 铜器收藏的误区与攻略

铜器收藏的误区 163

铜器收藏之攻略 166

第九章 铜器收藏的美与境界

青铜器的神秘之美 171

青铜器的工艺之美 173

铜器的内涵之美 179

铜器收藏的境界 183





写在本书之始……

我和铜器的故事

我与铜器的缘分，若从十七岁进国家文物部门开始工作时算起，已将近三十年；若从耳濡目染算起，则已接近四十年。在与各位读者朋友谈铜器收藏之前，我想先说说我与铜器是怎么结下不解之缘的。



家学渊源

我的父亲贾玉波是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文物修复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文物修复人员可称为“文物医生”。博物馆陈列的那些浑朴的青铜器、精致的玉器、细腻的瓷器等都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或是清理，或是修复，甚至是“克隆”——文物复制。是他们使那一堆堆锈蚀斑斑、残缺不全的文物重现往日的神韵。

老北京文物修复业的创始人是清末内务府造办处一位绰号“歪嘴于”的太监，他专事修复宫廷古玩。19世纪末，“歪嘴于”走出紫禁城，在前门外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为主，兼修陶、玉石等器物。他的弟子张泰恩（人称“古铜张”）继承发展了其文物修复技术，开创了民间“青铜四派”之一北京派的“古铜张”派。

1937年6月，我的父亲仅13岁，被“通古斋”掌柜乔友声由家乡河北束鹿带到北平，拜在琉璃厂“古铜张”派第二代传人王德山门下。当学徒是件苦差事，受苦受累又受骂，有时免不了还要挨打。这些，勤奋好学的父亲都熬过来了。为了学习传拓技术，他夏季里背上一卷凉席就到荒野古庙去拓碑……苦尽甘来，终于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翻模、铸造、篆刻、鎏金、鎏银样样精通。

20世纪40年代，父亲已经学有所成，决

定出师自立，以修复青铜器为生。仅新中国成立前，经他修复的商周青铜器就达千余件。但其中的大部分已流往海外，只留下照片资料。每当提起这些，父亲总是遗憾不已。父亲至今还保留着三四十年代修复过的商周青铜器玻璃底片五百余张。这些底片上记录着中国辉煌与苦难的文物的历史，这些珍品如今大多藏在美国佛里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里。

1954年公私合营，王德山与几位徒弟合开的古铜作坊成为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后改属市文物商店。国庆十周年大庆期间，北京市文化局又将其归并到北京市美术公司，让其承担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大量文物的修复、复制任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我父亲便回到文物加工部重操旧业（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北平解放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军管会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文化局将文物加工部划分到局属美术公司文物复制厂，由父亲担任铜器组组长。当时，父亲的师兄王长青去了河南省博物馆，师兄王荣达去了上海博物馆，师弟刘增堃、刘俊声、王喜瑞师徒，另外还有“古铜张”派的另一脉传人赵振茂、高英、王存计等也在故宫以及其他博物馆进行鉴定、修复工作。

父亲刚到文物加工部，就作为美术公司的特艺技师应邀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中

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展工作，任美术公司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制组的总负责人。此外，他还参加了其他许多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父亲与王德山、杨正填、高英等人，共同修复和复制了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大孟鼎、牺尊、越王勾践剑、石寨山贮贝器、铜漏壶及陶器、石器等大型珍贵文物数百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史陈列，以及陕西、安徽、河南、山西等省市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等单位筹办的基本陈列和文物修复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抢救了大批濒临损毁的国宝。

父亲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为了复制秦铜车马，他多次前往陕西考察，在1983年至1984年间完成了全国第一套铜车马的复制。1986年，这套铜车马在香港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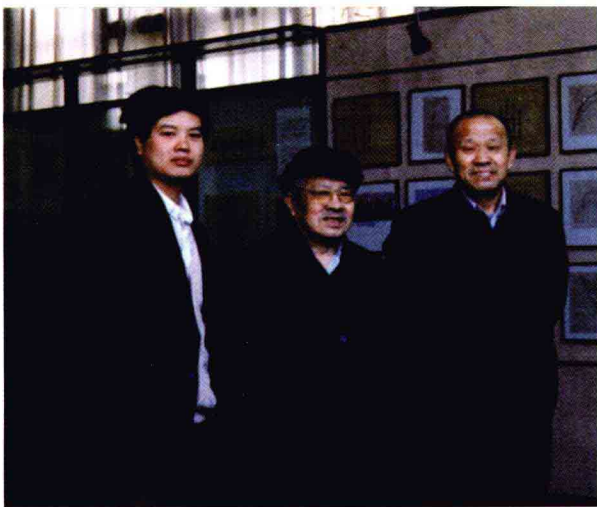
时，竟使不少专家误以为是真铜车马来了。他复制的鎏金长信宫灯、错金银博山熏炉、朱雀灯、长乐宫灯、错金银器虎噬鹿、双翼兽、犀牛尊、铜貔貅和青铜马踏飞燕、广汉铜立人等，无论是器形，还是鎏金、嵌金银、铜锈层作旧等都足可乱真，这批器物至今仍在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各省博物馆展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父亲专为国务院复制的青铜器是国家领导人赠送来访外国元首的珍贵礼品。

父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却不守旧，他不断尝试将新技术应用到工作实践中。他最早成功地把橡胶、搪塑、乳胶模具的翻制技术应用到文物修复和复制上，以替代石膏模；后又将此技术应用于补配残缺块的铸造，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打制和锡铅合金铸造补配。20世纪60年代末，他从中科院考古所购置了一套电解铜设备，建立了电解

铜实验室，研究出将电解铜制作的铜模具运用于文物修复。在探索青铜器的化学做旧方面，他试验出多种方法、多种药液配方，如以化学镀金方法复制鎏金器，取代了沿袭几千年的“火镀金”鎏金工艺，避免了汞对人体的危害；继而研究出无氰电镀，避免了化学镀金中氰化物对人体的危害。如今，这些技术已广泛应用在文物修复中。

师承制是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

右起依次为故宫著名青铜器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文昶、赵振茂和作者。



作者的父亲贾玉波



这种父传子、师带徒的言传身教的方式，使工艺技术薪火相传。文物修复的传承也是以师承制为主。旧时，手艺是谋生的饭碗，许多师傅把技术看得很重，对待绝活儿像深藏武功秘笈似的，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从不轻易传授。但父亲却对得之不易的绝技毫无保留，无论是在博物馆修复、复制文物，还是开课带徒，他都采用传、帮、带的方式，手把手地传技授艺，指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四十多年来，他与同辈的文物修复专家一起，为国家培养出数十名文物修复人才。这批“古铜张”的第四代传人如今已成为文物修复领域的主力军。

漫漫求学路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执著、敬业

和无私一直激励着我，同样也是他让我从小就接触文物并深深爱上了艺术。

小时候，我的兴趣很广泛。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家里的玩具就是一些小铜马、小铜佛、铜锁、铜铃之类的东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动手做小玩意儿，如用胶泥捏小人，用木头刻小动物，用铅丝编玩具等。6岁时，我又喜欢上了画国画，经常央求父亲带我去观摩齐白石、陈半丁、李可染、李苦禅、刘海粟等大家的作品。我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到学写生、素描、工笔、写意，后来画山水、画人物、画动物，最后喜欢上了画虎。于是父亲把我带到画虎大师胡爽庵先生家里学画虎，后来在工作中我又受到了古籍专家、书画家魏隐儒先生的指点，创作了一些文人画。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有时候会带回



作者画作《虎啸》

一些做坏了的唐三彩小马、小俑人复制品，不是缺一条腿，就是没有尾巴。我非常喜欢修复这些东西，渐渐就对文物产生了兴趣。没课的时候，我就去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父亲的工作室看他和同事怎么修青铜器，边看边学。我亲眼看见过父亲他们复制人面鼎、龙虎尊、牺尊、马踏飞燕等顶级贵重文物。年龄再大一些，我就能做复制品了。那时学翻石膏模子、翻石膏像，很快我就能复制毛主席像。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翻大件的维纳斯像和拉奥孔的雕塑。

我还常去社科院考古所，去看那里的人（有一些人是我父亲的徒弟）做修复。在那里搞文物修复的人很多都是单身，晚上常常干活至十一二点，我也就看到十一二点，非常入迷，然后坐2路公共汽车的末班车回

家。左崇新先生当时也在那里，主要做出土头骨的复原工作。那些出土的头骨有的是完整的，有的是破碎的，有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但他都能根据头骨的形状复原出古人的模样，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初中一直到参加工作，我画国画从没有中断。不过，我曾认真想过，要成为一名画家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看那些能流芳百世的画家，他们首先得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认为我还不足以成为一名合格的画家，画家要从诗、书、画三个方面来衡量，缺哪一方面都成不了大画家。凭我所学的那点东西，够用吗？像我平时有空就画几笔，只不过是一种对生活的调剂。我思前想后，觉得我的长处只有继承父业，所以决定在文物修复领域中干出一番事业。

1978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正好北京市文物局招人，我就去报名、考试，结果被录取了。在文物局后院的文物复制厂工作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结识了不少人，也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文物。因为当时北京市文物局院子里的大多数房屋都是库房，存放的是“文革”中抄家抄来的各种东西。“文革”结束后，文物局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清退工作。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清退，但我耳闻目睹了不少事情，长了不少见识。比如，那几年我们仅对历代铜镜进行过拓片和复制的就有近千件之多，这些铜镜有一大批是大收藏家关祖章先生的。关先生的父亲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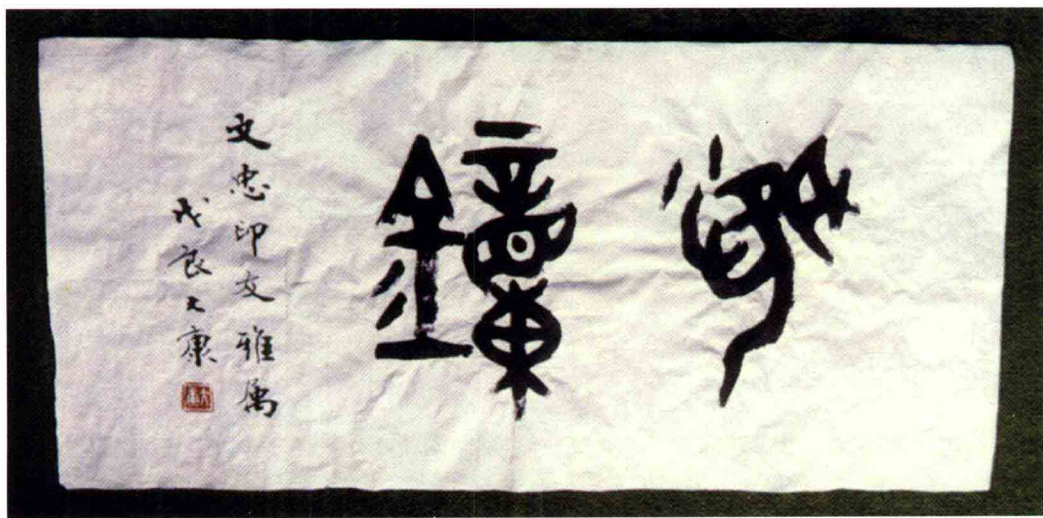
冕均是晚清时期修建京张铁路的督办、财政总长梁士诒之婿。据傅大卣先生说，关祖章藏有铜镜几千方。此外，我还见过章乃器先生收藏的各种铜器。章先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当过新中国的粮食部长。他收藏有很多大件铜器，但赝品较多。据说章先生当年只要是喜欢的铜器不管真赝都买，当真是痴得有趣。在那种时代背景和独特机遇下，我由于有心，看了不少难得一观的东西。否则不管是放在过去，还是现在，我到哪儿也看不到那么多好的文物古玩，那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从小就喜欢临刻报刊上发表过的篆刻作品，小时候经常见什么临刻什么，没有自己的风格。1979年，我在文物局有幸受到傅大卣先生的指导。傅先生是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精于金石传拓，最著名的是立体拓。傅先生看了我刻的印说：“你不能见什么刻什么，这样刻一辈子也称不上篆刻家，最多

是个刻字匠。”傅先生教我从汉印学起，让我没事就临汉印，刻上几百方，到时候自然就能看懂什么样的印刻得好，什么样的印是不会刻的人所作。他说不要只看到有些人小有名气，那些作品不能叫作篆刻，只能称作行活。从那以后，我主要临刻汉印，又刻过几百方肖形印和秦汉瓦当印，这才真正走入正轨，也开始认识古玺、古印和近现代的篆刻艺术。

为了学印，我还拜著名古文字学家、篆刻家、书画家康殷先生（又名大康，因为排行老大，故人称大康）为师，经常到其住处听他讲印。那时大康先生正在编印典，我每次去先生家，先生都要选几方手头正在编辑中的精品向我介绍。在大康先生的指点下，我的刻印水平不仅大涨，而且在金石、古文字等方面也受益良多，为日后的鉴定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大康先生还为我起了一个

大康先生题匾“闻钟”





中科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发现者之一贾兰坡先生鉴赏作者复制的青铜爵。

“字”，即贾文忠，字“闻钟”，以鼓励我刻苦勤勉，学有所成。我一直不敢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在北京市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因成立中国农业博物馆，我被调到该馆专门从事文物修复、征集、鉴定等工作。1990年，我参加江西新干出土文物的修复。这批罕见的瑰宝精美绝伦，结构复杂，但有的破损严重。要把这样极难修复的器物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对外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有件青铜鼎已碎成多块，但头发般粗细的花纹却清晰可见。要把这些无规则的碎块拼对、整形、焊接成器物原来的形态与外观，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经过我们几天的不懈努力，一堆碎铜片神奇般地变成了珍宝。之后，我还担任了国家重大考古新发现——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出

土文物修复主持人之一，修复品中被定为一级品的青铜器多达数十件。

另外，工作之余，我也结识了不少名家，见识了他们的家藏。我曾先后拜访过李可染、赵朴初、黄胄、董寿平、何海霞、启功、萧劳、王遐举、胡絮青、欧阳中石等人，而且至今仍保存着这些先生赠我的丹青、



作者亲手修复的一件江西新干出土的方鼎

墨宝。李可染先生早已仙逝，但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去李先生家拜访时的情景。他问起我的工作、爱好，当得知我是家传从事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时，非常高兴地指着放在墙角的仿新石器时期的鹰鼎，告诉我说那是历史博物馆复制的，摆在家里既高雅，又可以用来播放画卷。李老还叫我将复制过的青铜器照片有空带去给他看看，并能为他做几件。

我的斋室名为“铜斋”，是老舍的夫人胡絮青女士为我起的，并题了字。我把题字制成了黑地金字匾。此外，还有大康先生题的“闻钟”、“金石世家”等匾额。每当看到它们，就仿佛这些前辈恩师正站在我的面前，他们的殷切指导和谆谆告诫时时督促着我在铜器修复和鉴定事业上勇攀高峰。

青铜情结

我喜欢铜器，除了家学渊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顶峰非青铜器莫属。青铜器大多为礼器，而礼器在夏商周时代是专为祭祀之用。它是天、地、人和谐关系的象征，它是供奉祖先的无上神圣之物，它还是国家王权与正统的象征。大多数青铜器上均有铭文，它是古人为了纪念某个重要的人或某件重要的事而铸刻的，是那个时代历史

的浓缩，也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史料。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夏商周三代及以前的历史，有很多是通过研究青铜器铭文辅以甲骨文等考证和推断出来的。说到青铜器的历史价值，我想打这样一个比方：一个人总是特别珍惜自己幼年时期的照片或一些纪念物，因为这些东西能让他回忆起那个美好的童年；而青铜器则是我们炎黄子孙一脉在幼年时期的照片，是三四千年前的神圣之物，你想，那是多么珍贵啊。

从工艺价值来看，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精巧绝伦，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镶嵌技术、冶炼技术，都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师，如干将、欧冶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青铜铸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从艺术价值来讲，中国的青铜器可以与

胡絮青为作者所题匾额“铜斋”



外国的任何高雅艺术（比如说西方的雕塑、油画）相媲美。收藏青铜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和社会顶层人物的专属，拥有青铜器，会鉴别赏玩青铜器，在古代成了上流社会一种身份高贵的标志。周朝人如果得到一件商朝的青铜器，汉朝人如果得到一件前朝的青铜器，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个故事，据《汉书·郊志》记载，方士新垣平伪造了一个周鼎埋在汾水边，然后上书汉武帝，声称发现了周鼎。汉武帝以为这是吉祥之兆，于是在公元前116年将年号改为元鼎。堂堂一国之主，兼具雄才武略，却为一鼎而改年号，可想而知那时青铜器的地位是多么尊贵。由宋及清，没有哪项收藏品比青铜器还要高贵，青铜器可以说是藏品中的独尊。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青铜器是所有古董中最值钱的。那时候北京繁华地带的一所四合院不过值几百大洋，而一件青铜

器的精品，竟可以轻易地卖到几万大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青铜器的价格普遍走低。就目前来说，好的青铜器多半都是海外回流的。目前收藏界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最大的漏是什么？是青铜器。”所以说，青铜器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除青铜器外，铜器品类中目前又冒出了不少新贵，比如铜镜、宣德炉、铜佛像等。唐代海兽葡萄镜，前些年也就价值几百元，如今有的价钱到了六位数，涨幅之大耸人听闻。2003年11月，著名专家、学者王世襄先生珍藏的31件宣德炉拍出了1179.2万元，平均每件38万元的高价，其中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清顺治冲天三足炉各以166.1万元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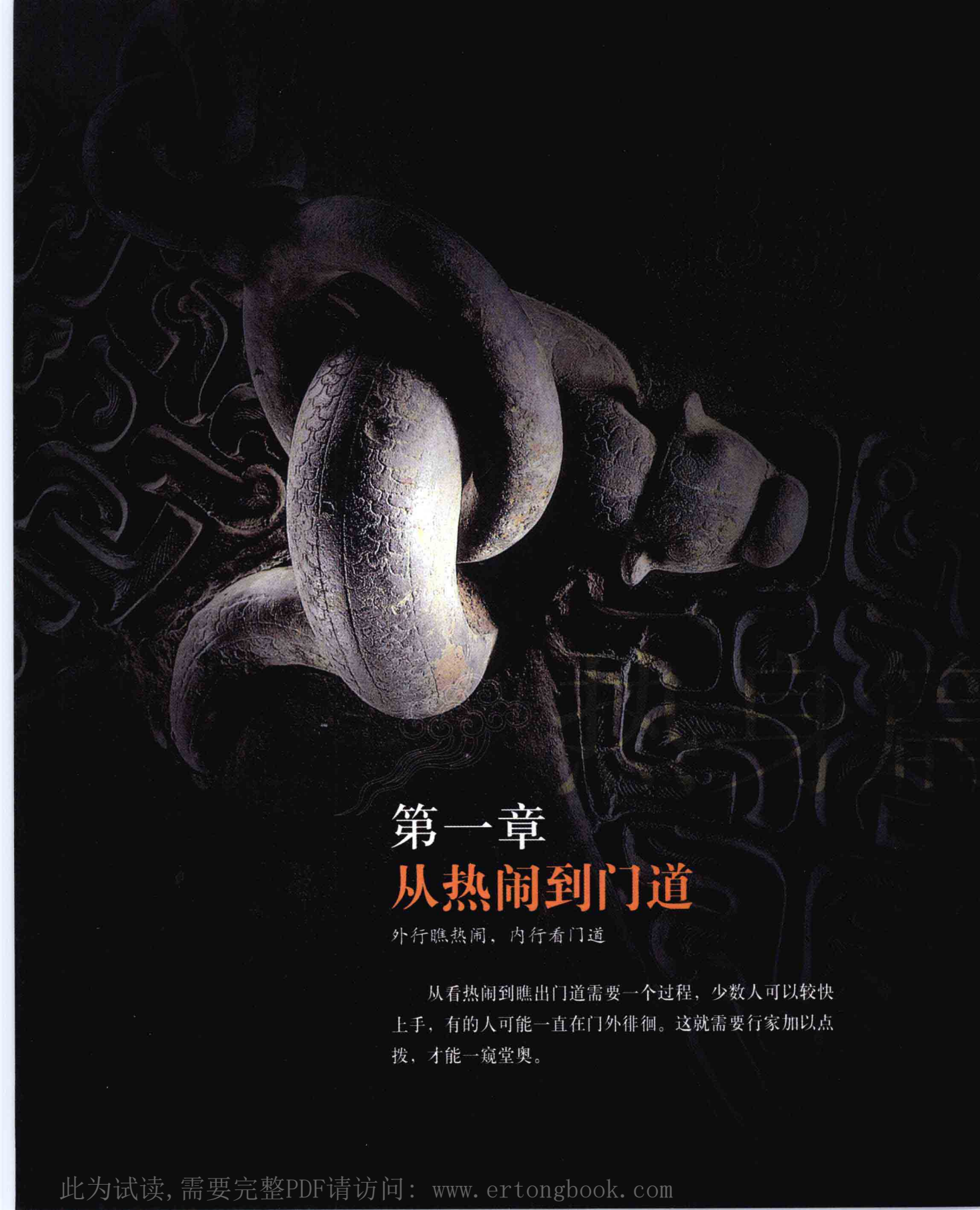
另外，中国铜器多半为合金，铸造工艺水平很高，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秦砖汉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特别便于保存，适合长期收藏和赏玩。

遗憾的是，当下的铜器收藏还处于初级阶段，铜器鉴定人才、收藏大家太少太少，还有很多的新手在门外苦苦徘徊，无数小有所成的藏家不知如何登堂入室成为大家。而这种局面，很不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极大地阻碍了收藏事业的欣欣向荣。为此，笔者愿集百家之长，为藏友们打造一本铜器收藏秘籍。



海兽葡萄镜

唐
直径11.75厘米



第一章 从热闹到门道

外行瞧热闹，内行看门道

从看热闹到瞧出门道需要一个过程，少数人可以较快上手，有的人可能一直在门外徘徊。这就需要行家加以点拨，才能一窥堂奥。